斯台芬·茨威格集

斯台芬·茨威格 著
张玉书 主编／译



约瑟夫·富谢

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华夏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斯台芬·茨威格集

斯台芬·茨威格 著
张玉书 主编/译

约瑟夫·富谢



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人物的肖像/(奥)茨威格(Zweig, S.)著;张玉书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斯台芬·茨威格集/张玉书主编)
ISBN 7-5080-2931-3

Ⅰ.约… Ⅱ.①茨… ②吴… Ⅲ.约瑟夫·富谢(1759~1820)-传记 Ⅳ.K835.67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574 号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人 卫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1/32 开本 7.625 印张 174 千字 2 插页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怀着亲切的敬意
献给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序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台芬·茨威格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便已经饮誉全球。法西斯上台后，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的著作被禁被焚，可是在五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各国作家的著作及各种文字译本的销售量时，名列榜首的却是这位当时在德语国家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一九八一年为了纪念茨威格百岁诞辰，联邦德国 S. 费歇尔出版社重新出版茨威格的著作之后，在德语国家掀起了一股新的茨威格热。在中国，茨威格的翻译介绍与我们的开放改革同步。从二十年前《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四篇优秀小说的译文面世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便经久不衰。到九十年代，读者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更多地了解茨威格，希望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创作道路、感情生活、心路历程、他多方面的成就和他悲剧结局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定邀请德语界的前辈翻译家和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新秀，在三年之内，译出茨威格的诗集、剧本、传记、论文、日记、书信，向读者全面介绍这位心地善良、纯朴谦逊、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优秀作家。他憎恶强权，同情弱小，鞭笞兽性的残暴，赞美人性的美奂。他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本世纪的浩劫。他已匆匆离去，却给迎来旭日东升的人们和沐浴明媚阳光的一代留下一笔极为可观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呈献给诸位的《斯台芬·茨威格集》中的各卷。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就暗下决心，要充分利用手中的笔，以语言这个工具，尽作家的本分，于是在第一次世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战结束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茨威格的创作创造了惊人的纪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他的创作高峰迭起，硕果累累，主要有：《三大师》（1919）、《一生的传说》（1919）、《马来狂人》（1922）、《罗曼·罗兰传》（1923）、《与妖魔搏斗》（1925）、《狐狸》（1926）、《感情的混乱》（1927）、《穷人的羊羔》（1931）、《沉默的女人》（1934）、《描述自我的三作家》（1928）。

在回忆录里，他不无骄傲地写道："在那几年，有位客人造访我家，并且好心好意地在我家落户定居，这是一位我从来不敢企望的客人，它就是'成功'。""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广为流传，平时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剧本，公开朗诵，拍成电影。"

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堪称独步，成为脍炙人口的读物。以中短篇小说而蜚声文坛的德语国家的作家，在当时大概非他莫属了。在他之前，奥地利文坛上还有施尼茨勒的小说。这些小说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有独特的成就，首开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这位善于处理"爱与死"的作家是医生出身。他精确冷静地剖析笔下的人物，犹如外科医生对待手术刀下的病人。因此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的风俗画卷和人物画廊。可是美中不足的是缺乏激情，缺乏对人物的爱和同情。茨威格的小说则以震撼人心的激情拨动读者的心弦，因而感人至深。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具有简练、诗意和新颖的特点，描写了在日常生活表面下暗藏的激情，以及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界线。

在这十年里，茨威格创作的作家传记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在二十年代末，茨威格的传记写作又从作家扩展到历史人物。《人类星光灿烂的时刻》（即将出版）标志着这一过渡，而《约瑟夫·富谢》则是第一次尝试，尝试如何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这一开拓性试验的成功使他成为本世纪享



有盛名的传记作家。

1929年茨威格的传记《约瑟夫·富谢——一位政治性人物的肖像》面世，是他继《三大师》等作家传记之后，开始创作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传记的第一部。这些传记的特色便是心理分析。对人的心理感兴趣，使他进而对历史人物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心理感兴趣。茨威格在巴黎期间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所吸引，这座历史名城似乎每砖每瓦都和某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可是在法国历史上还有哪一段历史比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慷慨悲歌、激情如潮的史实更壮丽辉煌更激动人心的呢。

对于法国大革命史家早有定论。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革命运动，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势力，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使得人类得以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难怪全世界进步人类都为这个革命欢呼喝彩，热烈欢迎。但是这场革命带来的权力斗争、恐怖主义、流血暴行，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惨烈。因而不少人又对它望而却步，对它抱着怀疑的态度。

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时，茨威格首先发现的是罗伯斯庇尔，最后选择了约瑟夫·富谢。显然，富谢身上有什么东西更加吸引他，可是促使茨威格创作《富谢》一书的动机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对现实的关切，是这个历史人物的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实性。当时欧洲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派势力都在政治舞台上充分表演，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革命的浪潮遍及欧洲各国。一大批德法进步作家，例如纪德、罗曼·罗兰、亨利希·曼都倾向苏联。茨威格原来也对俄国发生的革命相当肯定，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实践。1928年他还访问过苏联，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苏联，可是不久他对克里姆林宫宫墙内的权力斗争有所听闻，对几年后震惊世界的革命领袖之间凶残血腥的兄弟阋墙以及在革

命口号下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惨剧也有所觉察，使他对于那里进行的革命实践失去了激情，对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政治性人物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自称非政治性人物，以示区别。

1918年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之后，贵族和军官阶层并未摧毁，复辟势力依然存在，再加上几百年来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毒素到处弥漫，要求出现铁腕人物进行寡头统治。德国法西斯又打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蛊惑人心，扩大队伍。独裁专治的呼声甚嚣尘上。许多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丧失人格的政界人物，为了个人，或自己党派的私利，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在幕后进行许多肮脏的政治交易。这种情况促使斯台芬·茨威格认真思考。他发现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形势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一些政治家的卑鄙无耻，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些投机分子、风派人物（茨威格称之为“权术家”）十分相似。他们打着动听的光明正大的革命旗号，干的却是卑劣的令人发指的反动行径。法国大革命时的女革命家罗兰夫人，在上断头台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令人心酸的话：“啊，自由，以你的名义，人们犯下了多少罪行。”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之中，在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之际，又有多少无耻之徒借用革命的名义犯下了许多罪行。是不是革命就一定要有暴力？是不是革命就一定要有无辜的牺牲？革命浪潮所到之处沉渣泛起，无耻之徒投机革命，丧尽人格，借革命之名达到个人的私利，牺牲他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茨威格虽然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是实际上心里面想的却是他当时的现实生活。

茨威格的确承认自己憎恶政治，但是他指的政治乃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战后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各派政治势力，有的极左，有的极右，各有不同的背景，代表不同的势力，虽然都扬言代表人民的利益，却都希望笼络民众牟取私利。茨威格经过战争的洗礼，知道群众一旦受到蛊惑，出现群众歇斯底



里，后果不堪设想。他自己处世审慎，绝不轻信政客们的花言巧语，但是担心舆论的走向会误导民众。茨威格十分关心现实生活和当前的政治，但是他不是那种积极从政、喜欢在政治舞台上抛头露面的人物。他采取以史为鉴的方法，用历史的教训来警醒今天的民众，于是决定创作《富谢》。

1928年5月茨威格告诉德国作家埃米尔·路特维希（1881—1948），他在撰写富谢的传记，“描绘一个纯粹政治性人物的肖像，他为任何信念效劳，接受任何职位，为所有的主子卖命，从来没有自己的观点。正由于见风使舵、灵活机敏，他比他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人物都活得更长。这应该让人看到，并警告人们注意今天和所有时代的政治性人物，以形象生动的方式暗示这些‘切实可用的’、精明狡猾的政治性人物对一切民族和欧洲的危险之处”。（1928年5月2日）

1929年秋茨威格为《富谢》一书写了前言，在全文的最后，茨威格进一步明确指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倘若真像拿破仑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政治已变成‘la fatalité moderne’（法文：现代的厄运），那么我们为了自卫就要设法认清躲在这些势力后面的人，从而认清他们权力的危险的秘密。但愿这本《约瑟夫·富谢》能为政治性人物的类型性做出这样一种贡献。”

约瑟夫·富谢的生平是一部充满矛盾、令人惊讶的历史。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投身革命，历经公安委员会、督政府、执政府、帝政、复辟等一系列重大的转变，许多人在这些历史的转折时期不是身首异处，便是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惟有富谢这一数朝元老，非但不倒，还始终位居要津，大权在握。

这本书不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个效法的榜样、学习的典范，而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份教材，教读者如何看清熙熙攘攘、你来我往犹如万花筒的政治舞台上亮相献艺的各种政治人物，尤其要看清躲在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背后飘忽不定却掌握实权可以呼风

唤雨的幕后人物。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往往是幕后操纵的人物。他们不在乎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也无视金光耀眼的王冠和令人艳羡的宝座，只在乎真正大权在握。一旦狂风大作，惊涛翻滚，他们便推波助澜，任凭英雄人物葬身波涛，而他们这些弄潮儿却扶摇直上，获得新的荣耀，效忠新的主子。茨威格写的是具体的历史人物富谢，涵盖的却是一大批此类政治人物。读者有这本书为武装，遇到新的风派人物，新的不倒翁、变色龙，便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就会提高警惕，不致轻易上当。

茨威格在撰写《约瑟夫·富谢——一位政治性人物的肖像》一书时，没有淹没在纷繁的史料之中，而是理出脉胳、突出人物。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给我们看的是头绪纷纭、自相矛盾的诸般行为、各种言论。一个惊诧接着一个，就仿佛历史是团乱麻，历史人物尽是疯子。命运的拨弄，或者政治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历史人物恰如命运女神手中的棋子，忽东忽西，做这做那，全无个人的意志。这既不能解释历史上的种种疑团，也开脱了历史人物个人应负的责任。他们往往有两种倾向，一是为史料所俘虏，把历史人物写成历史棋盘上被动的棋子，为冥冥中主宰一切的命运或事件所左右，身不由己，是为“时势造英雄”。另一则是突出英雄人物，他们大智大勇，刚毅坚定，不为环境所扰，却能决定历史的进程，是为“英雄造时势”。至于这些人物的性格在决定性时刻起什么作用，则始终为人所忽视。他的传记不落当时形成风气的大批历史人物传记的窠臼，因为时代需要英雄传记，现实中又缺乏政治上有独创性的领袖人物形象，便从往日寻找更高一级的榜样。但是为了突出这些人物，却往往暗藏着一个篡改历史的危险，似乎是这些领导人物决定了世界的命运。人物传记历来平铺直叙，而政治人物的生平又往往和历史吻合，有的加进过多的想像力因而失真，有的又陷入史料的迷宫不能自



拔，在令人眼花缭乱、彼此互相矛盾的繁琐细节面前，作者昏昏，读者渺渺，历史人物的面目始终模糊不清，就仿佛一个人的成败荣辱纯系造化安排，环境使然，个人仅是玩偶，听凭命运拨弄，主观因素全然不起作用。其实历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有性格，就有感情，就有心理活动。他们的好恶、他们的一念之差造成的后果，往往可以使千百万生灵涂炭，也可以使千军万马幸存。

茨威格的传记有别于其他作家撰写的传记，着重于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活动的剖析，寻找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内在原因。他的传记作品的新颖在于心理分析，他不记载琐碎的历史事件，对此绝不求全。他往往选择一些典型的事件和场面来详加描述和分析，突出一些事件，把强光照在一些乍一看并不重要，而实则十分说明问题的细节上。换一个角度，整个局面顿然改观，历史便有了新的诠释，出现新的景观，于是有了新的深度和含义。这就是他的传记与众不同之处。

茨威格不愧为丹纳的弟子、弗洛伊德的门徒，他在传记小说中独辟蹊径，在描写客观环境时放进心理分析，强调客观因素如何促进主观因素发生作用，从而推动人物的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行动，使历史上的一切难解之谜得以破析，一些令人困惑的疑团得以澄清。虽然仅仅是一家之言，却是极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一家之言。

茨威格很少发表宣言、声明，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他的人物传记里，他寄托自己的理想，表明自己的爱憎，这和当时蔚然成风的历史小说有别。有的作家无非是把历史人物的生平轶事添枝加叶，或渲染其非凡功绩，或炫耀其异常恋情，以此吸引读者，起到茶余饭后消闲解闷的作用，也把读者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和严峻斗争中引开，迷失于历史尘封中的诱人故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茨威格则不然，他是以自己的激情和明快的态度，使读者和他一起，经历一次深入历史人物内心、参与历史事件进程的漫游，体验当时的气氛，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从而和他一起对人物和事件作出独特的然而公允的判断，再把这些结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以用崭新的视角来审视身边的人、事。他的作品起的是启蒙的作用，是开启心智、增强分析力和判断力，使人头脑更清醒、思想更活跃。在政局动荡之时，国家危难之际，这种政治观点朝秦暮楚、政治倾向随风摇摆的政治家们已触目皆是。茨威格写的《富谢》不仅在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带有普遍性，即便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里也都可以找到程度不同、方式有异的翻版和变形。

茨威格在《富谢》这本书里展现这位风云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这位一代怪杰的灵魂，给那些风派人物画了一张群体画像。作者的笔触细腻，画得纤毫毕呈，画像真实可信，灵魂的每一个皱纹、每一个犄角都披露无疑。《法兰克福报》称它为“一个艺术品，铺展得很开，充满了诗意的成分”。

茨威格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富谢》会成为畅销书。他曾劝出版社老板，发行《富谢》时，最多只印一万册。这本书里既无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亦无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他估计此书不会博得女性读者的青睐，一般读者也不会太感兴趣。殊不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身便是最佳戏剧，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这些政治家们的演出令人击节赞赏，叹为观止。此书的销售情况出人意料，1929 年底推出的第二版印数高达二万册。一年之内，在德国就销售了五万册。评论界对此书一致赞扬，评价极高：“从语言上看此书是德国最优秀的一部散文作品……是茨威格的成熟产品之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关于伟大的拿破仑时代的最杰出的传记之一。”“一幅无与伦比的时代画卷，全面涉及政治，其起源、范围、滥用、使用、批评和结尾，一个现代的同时代人



所不可或缺的一切……作者的大手笔把令人反感的人的一生也变成一部伟大的作品，请向他鞠躬致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斯·赫尔维希的评论：“在纳粹统治开始之前几年，写了一本关于一个政治上毫无良心的人的传记，该书是向当代读者发出的警告。”茨威格这部倾注了自己全部感情的著作之所以能够打动许多读者的心，并不是由于对这令人憎恶的主人公命运有多少同情，而是通过他的一生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观察早有定论的这段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人物的作为，重新评判这些人的功过得失。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有那么多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读者不难从历史联系现实。再也没有比历史和现实更宏伟壮观更惊心动魄的戏剧，这就是《富谢》一书始终感人的原因。

张玉书

2002年12月31日

蓝旗营



前　言

约瑟夫·富谢，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也是历代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同时代人对他缺乏好感，后世对他更欠公平。拿破仑在圣海伦娜岛上，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党人中，卡尔诺、巴拉斯、塔勒朗[①] 在他们的回忆录里，以及法国所有的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是保王派、共和党或是波拿巴特派，只要一写他的名字，立即把心头的怒火，宣泄在笔尖纸上。天生的叛徒，卑鄙的阴谋家，油滑的爬行动物，卖主求荣的能手，无耻下流的探子，道德沦丧的小人——没有一个表示鄙视的骂人字眼没有用到他的身上，无论是拉马丁，还是米歇莱，路易·勃朗[②]，都没有试图对他的人格，或者不如说，对他执拗得令人惊叹的一贯毫无人格进行过认真的考察。他的形象第一次生动逼真地出现在路易·马德兰[③] 的那部卷帙浩瀚的传记里（本书和其他有关著述中的具体材料大部分取自这部传记）；此外历史把此人悄无声息地推到后排，那些无足轻重的跑龙套的角色所站的地方，而此人在世界转折时期曾领导过各个党派，并且作为绝无仅有的一个，活得比各派都更为长久，并且在心理决斗中，打败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这样

---

① 拉萨尔·尼可拉斯·卡尔诺（1753—1832），国民公会议员，法国大革命元老。保罗·巴拉斯（1755—1829），督政府三督政之一。查理·塔勒朗（1754—1838），法国大革命时著名外交家。

② 阿尔丰斯·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儒勒·米歇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政治家，社会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

③ 路易·马德兰（1871—1956），法国历史学家，富谢传记的作者。

的人。他的形象时不时地还会在表现拿破仑的戏剧里或以拿破仑为题材的歌剧里幽灵似的出现，但大多落入形式主义的俗套，把他表现为一个狡猾的警察大臣，一个提前出现的福尔摩斯，平庸的表述总是把躲在幕后的人物混淆成次要角色。

惟独只有一个人以他自己的卓越伟大，看出了这个绝无仅有的人物的伟岸，此人乃是巴尔扎克。这位天才居高临下，同时又洞察一切，不仅看到时代的舞台层面，还一直看到布景后面，他毫无保留地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富谢是他那个世纪最为有趣的人物。巴尔扎克习惯于把各式各样的激情，无论是所谓的英雄气概的激情和所谓的卑下低级的激情，在他感情的化学里，全都视为等价的元素。伏脱冷[①] 这样彻头彻尾的罪犯，和路易·朗贝尔[②] 这样道德高尚的天才，他同样欣赏，从不区分道德的和非道德的，而只是衡量一个人意志的价值及其激情的强度。他恰好把这个革命年代和帝政时期最为人不齿、最遭人唾骂的人从他那故意造成的埋没状态中挖掘出来。他称这个“singulier génie”（法文：绝无仅有的天才）为“拿破仑曾经拥有的惟一的大臣”，然后又称他是“la plus forte tête que je connaisse”（法文：我所知道的头脑最厉害的角色），在另一处又说他是“那些城府极深的人，在行动的瞬间叫人捉摸不透，事后方能被人理解”。——这听上去和那些道德说教表示的轻蔑迥乎不同。在他的小说《一桩神秘案件》中他写了特殊的一页，献给这位“阴沉、深邃、不同寻常、不甚著名的人物”。他写道：“富谢使拿破仑感到惊恐的天才，并不是突然一下子表现出来的。富谢这个默默无闻的国民公会议员，当时最卓尔不群，也最受人误解，他是在重重危机之中锻炼成日后的那个人物的。在督政府治下，他达到能正确判断过

① ②巴尔扎克小说中人物，参看：《高老头》、《路易·朗贝尔》。

② 巴尔扎克小说中人物，参看：《高老头》、《路易·朗贝尔》。



去从而预见未来的高度，然后在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中，突然显示出他的机智灵巧，犹如一个平庸的演员，因受到突如其来的灵感启示而变得极为出色。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在修道院的管教下成长起来，既掌握了他原来所属的山岳党的秘密，也掌握了他最后投靠的保王党的秘密；慢慢地、默默地仔细琢磨着政治舞台上的人、事和各种伎俩。他看透了波拿巴特心里的秘密，给了他有益的忠告和宝贵的情报。……无论是他的新同事还是他的老同事，此刻都料想不到他基本上展现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天才竟然表现为：所有的预见都准确无误，而且目光犀利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巴尔扎克的话。他的这段献词第一次引起了我对富谢的注意。巴尔扎克说他“甚至比拿破仑还拥有更多控制别人的威力”。几年来我对巴尔扎克曾经称赞过的这个人不时看上一眼。但是富谢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历史上，都非常擅于只是充当幕后人物：不喜欢让人窥察他的脸和他手里的牌，他始终躲在各个事件之中、各党各派之中，躲在他那职位的隐姓埋名的外壳后面，无影无形地活动着，犹如钟表里的机簧。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在繁琐事件的纷乱之中，在他途经最陡急的拐弯处，才能一瞥他那快速掠过的身影。更奇怪的是，富谢的这些在飞逝之际被人捕捉住的身影，乍一看居然和以往的身影各不相同，需要使劲观看才能想像，这同一个人，有着同样的皮肤和同样的头发，在1790年是个神学院的教师，在1792年便成了掠夺教堂的人；在1793年是个共产主义者，五年后，便成了几倍的百万富翁，再过十年，俨然成了奥特兰多公爵。但是这个新时代十足地道的马基阿维里主义者的性格变化得越是放肆大胆，那么他的性格或者不如说他的无性格在我看来就越发有趣，他那完全隐没在各种背景和神秘色彩中的政治生涯，我就觉得越发迷人，他的形象就越发独特，越发带有妖魔气息。所以纯粹出于对心灵科学的兴趣，我非常突然地写起约瑟夫·富谢的故事来，作为对权术家

生物学的一分贡献。权术家是我们生存的世界里尚未完全研究透彻的极端危险的精神族类，关于权术家的生物学拖到现在尚未写成，然而十分必要。

为一个完全违反道德的人物——即使是像约瑟夫·富谢这样一个绝无仅有、异常重要的人物——撰写的这种传记，我知道，是完全违背时代的愿望的。我们这个时代想要的并且喜欢的是英雄传记，由于今天缺乏这种政治上具有独创性的领袖人物的形象，便在往事陈迹之中去为自己寻找更加崇高的榜样。我完全认识到这种英雄传记有使人心灵激越、斗志昂扬、精神振奋的威力。从普鲁塔克时起，这种传记对于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和历代的新青年都是必要的。但是恰好在政治上，这种传记掩盖着篡改历史的危险，就仿佛真正的领袖人物也的确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当时如此，历来如此。毫无疑问，一个英雄人物仅仅通过他的存在还能几十年几百年地控制着精神生活，但也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在政治的权力范围内，起决定性作用的很少是出类拔萃、思想纯正的人物，而是价值微小得多，但是身手更加灵巧的种类：那些幕后的人物。为了警告人们注意各种政治上的迷信，这点必须强调。1914 年和 1918 年我们亲眼目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并不是由理性和责任心所作出的，而是由性格极端可疑、智力严重欠缺的那些躲在幕后的人物所作出的。我们近来每天都在重新经历问题严重，往往是犯罪的政治游戏，并不是那些具有道德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人得以成功，而是他们一再被那些称之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这些手脚利索、空话连篇、神经冰冷的艺术家们所欺骗，而世界各国人民还一直忠诚笃信地把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前途都托付给这场游戏。倘若政治的确像拿破仑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变成了“la fatalité moderne”（法文：现代的厄运），新时代的厄运，那么我们为了自卫，要设法辨认躲在这些势力后面的人们，以便认清他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